

春日书事

郭华悦

在春天里读书，是一种美好的事儿。

无论是朝日初升，还是夕阳西沉的时刻，在春风拂面的阳台上，半躺在竹椅中，捧一本书，品着温茗，静静地会着书中的世界。又或者，在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沐浴在户外的清新空气和温暖阳光中，在蓝天白云下，捧一本书静静品读，大半天的时光就这样悄悄溜走了，充实而惬意。

因此，每到春天，房子二楼那几尺宽的阳台，就成了一片静谧的天地。无丝竹扰耳，无俗事烦心，也没有杯觥交错的应酬，一个人或坐着，或半躺，沉陷在书中的世界。看累了，就站起身，伸个懒腰，望一望远处的大海，又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美景。书里书外，如此迷人，让人不能自拔。

其实，喜欢在春天里读书，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记忆中，母亲似乎和普通的农村妇女有些不一样，一有空，就捧着书静静读着。母亲最喜欢在春天里，在明媚的风光中，于书中的世界徜徉不已。无数次，想起母亲躺在青青的草坪上读书的景象，心中觉得这便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恬静的画面了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春天是个风光明媚的季节，也是个神奇的世界。在春天里，母亲常常一边读着书，一边给我们讲故事。儿

时的我们，喜欢听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。一个个故事，从母亲的口中说出，听得我们如痴如醉。春天里的母亲，格外温柔，如同母亲口中的故事，令孩子们深深着迷。

后来，和母亲一样，我渐渐喜欢在温暖的春天里，捧着一本书，读着一个个喜怒哀乐的故事，在字里行间与作者进行精神上的对话。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”，春天里的一花一草，都是一个跳跃的字符，就这样跃入脑海，成了另一本照亮心灵的好书。

而若是下起了雨，读起书来，则别有一番情趣。窗外春雨绵绵，淅淅沥沥，坐在窗前，心情宁静而恬淡，正是读书的好状态。“读诗宜春，其机畅也”，可见古人早已深知，春天是读书的好时节。春天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心胸开阔，外有明媚风光，内则具坦荡胸襟，读起书来，整个人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心

仿佛也被染上了春天的绿色，思想的种子在心中破壳而出，逐渐茁壮。

至今，我仍记得陪伴着自己度过每个春天的那些书。

小学时，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和读书有关的春天里，我读了《西游记》。那一年，我在母亲的鼓励下，开始看书。当时正是春天，我从母亲的书架里，抽出了《西游记》这本书，开始阅读。在一个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我沉迷在书中光怪陆离的世界，废寝忘食。那时，识字不多，读书的同时，手边常备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看着书，翻翻字典，一个春天的时光，就这么过去了。

中学那几年，我迷上了武侠小说。从金庸到古龙，还有卧龙生等等，一本本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，伴我度过了那些年的春天。在冬天里，寒冷的空气让我只想躲在被窝里，什么也不干。夏天

太热，静不下心来看书。唯有在春天，我才能在那些武侠小说中，体验一回江湖的潇洒与多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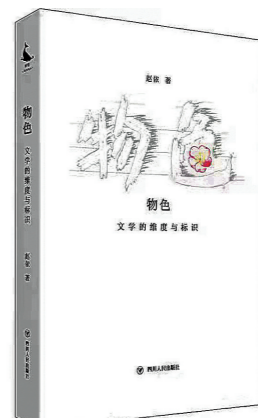
上了大学，我开始看一些小说。我惊讶，以前错过了太多。读名家的作品，感同身受，作家笔下的世界，仿佛是自己的亲历一般，有着说不出的认同感。

至今，每年的春天，不管是出游或者在家，手边常备的一样东西，就是书。书，对我来说，已然成了春天的标签。在春天里，有姹紫嫣红，有万般生机，也有着令人沉醉的书里乾坤。

春天是生机盎然，是色彩鲜亮的。一卷在手，哪怕身在陋室，也能让人心游天外。一盏灯，一杯热茶，一个人，一卷书，就这样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，静静地体会书中的繁华与落寞。纸上千万言，跃然心上，更让人明白，须惜春日好光阴，春日读书笔花香。

新书推荐

《物色》：灵动地阐释文学世界



看到赵依的文学评论集《物色：文学的维度与标识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)的封面标题，我不得不由会心一笑。“物色”在现代汉语中本义指寻觅和择选。对于赵依的职业而言——此前她是鲁迅学院的教师，现在她又是文学杂志《中国作家》的编辑，可以说，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以后，她就一直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人才与优秀作品服务，这些文字标记了多种文学的维度，可见这个名字取得精妙。

同时，我发现这个名字也是赵依在偷偷夹藏“私货”。为何如此说？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有良好的学历教育，青年一代的创作者如今也多通晓西方理论。赵依在博士学习阶段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，但并没有因为大量西方理论话语的涌入而陷入某种人云亦云的境地，而是一直延续着自己古典学术修养的深厚功底，尤见本书编目中的第三部分文章，主要是对古代文论的爬梳和体悟，她的努力在于以古典文学传统为根基的借鉴与发悟。这就是她的文学评论中偷偷夹藏的“私货”。

“物色”取自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，点出物和人随时更替而变化，“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。写作的发生机制环环相扣，“物色”处于中间枢纽处，上承时序之影响，再由此影响转接至心情感受上。由古及今，文章之学都讲究发生论，用当下的文学批评语言说，则是写作的来路、现场和去处，这是赵依研究中最关键的检视对象。因此，赵依有意识地加强古今对话，并以持续的积极运用中寻找融合的路径；对古代文论的美学观念、思维方法的发悟，以及古代文论价值的当代生成，在这部评论集诸多篇章中显现。所以，读者总能见出赵依笔下极富层次的对话性，她直面作家作品展开论证，同时将美学意蕴于“羚羊挂角”中勾勒，潜行于言外，以灵动性恰如其分地阐释居于变化的文学世界。

文学作为经验、想象、情感及精神力量的独特见证，并未在当代生活中缺席。理论评论作为阐明文学要义的文体领域，以独特的视角关切文学与生命世界的互证，这就要求掌握学理、材料进行历史性分析的同时，以生命化的审美直觉架设文学与人生的通途大道。

学术化和历史化以及即时性的审美诉求同样重要。因此，正如赵

依这部评论集所启示的，对文学维度和文学标识的“物色”，一方面要借用文学史的权力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，另一方面，既然文学的阅读可被比拟为“流连万象”，那么大千世界则需要通过生命体验的灵动话语进行感受性的表述。

知识记忆固然重要，行进中的文学生产，生动的现象与思潮，铺陈的事实面貌和经验形式及其当下性，赵依有意识进行了更多的捕捉和介入，她企盼的是自己的纷繁思索能够形成某种有效的对话。评论集收录的文章中，有一些是典型的文学批评写法，比如对阿来、金宇澄、罗伟章、林森等作家作品的细致评论，意在立足我们时代文学的多重维度与未来走向展开思考与讨论，这当然极为重要。但我更为看重的，是这一代人自由的表达、反思和实践的青年写作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问题。这些既发生于又被写就于赵依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间的作品，赵依就现象与文本进行了细致而及时的观察、分析与判断，而赵依自己的写作——兼及学术层面与创作层面，也汇入其中。大致说来，既是知识体系的搭建脉络，古今中外小说诗歌触类旁通，更是文学生活和青春记忆的载体，年轻一代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切实的血肉联系，而这属于赵依和他们这些鲜活年轻生命的“辞以情发”。

也因为此，这部评论集的意义不可忽视，因为它和作者一样，都是当代精神的书写者和见证者，是一种灵动的文学人生的亲历者，它表现为丰富的阅读和多角度的观察，并透过多种话语来传递。它提供一种与知识生产及材料考辨相关的风格化研读模式，彰显属于年轻人的文学视界。它让我们在解读文学的同时总是期待更好的文学，以及文学世界所提供的丰富人生、丰沛情感和丰饶智慧。

钟爱书香

张浩

人间有各种不同充满诱惑的香味，而我最钟爱的，唯有书香。小时候，每逢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手里捧着“小人书”，心里总是那份对阅读的渴望，就刺激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。

每当，多次央求之后，从母亲手中接过一本崭新的“小人书”时，便激动地一个人躲进自己的房间，满脸贪婪地摊开手中的书，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，那淡淡的墨香，那些生动、鲜活的画面，至今仍清晰着我的记忆。

苏轼说“唯有书香能致远，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的确，书籍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食粮。在静静书香中，开阔视野，让原本狭窄单一的人生阅历，一点一滴地丰富起来，细细品味诸多人生情怀。

每一本书，都有自己独特的书香；每一个季节里，读书都是件惬意的事，它可以让人忘却烦恼，可以忽视光阴；可以不顾季节变化，可以不管时间流逝。一卷书香，一泓清流，袅袅的，盈盈的，流过岁月，浸润四季。

阳春三月，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轻打窗棂。一个人，一藤椅，一壶茶，一本书，便是一幅浓浓的风景画卷。书香茶香，相互交融，茶因书而醇，书因茶而馨。一字一句让人领略了“行万里路”的畅快，也让春日多了一份遥远的意境。

炎炎夏日，热浪袭人，蝉鸣聒噪。于树阴处，持一本书在手，不知不觉，蝉声远了，酷热似乎也散了。在书香的世界里，时光总是走得飞快，夏日变得不再漫长，喧闹不再令人烦躁。

坐在秋天的庭院，头顶朵朵白云淡淡的，疏疏朗朗地飘荡在蓝蓝的天空下；身边黄白粉绿绿的菊花，枝枝独秀，展颜仰头送上深情问候。携一本散发墨香的书卷，缓踱踱思，心与书一齐飘荡，与秋同乐，顿觉神骨俱清。

冬日严寒，缩手缩脚，却为读书人营造了一份绝妙的好精神家园。蜗居斗室，拥被夜读。沉醉在迷人的书香中，让书香的温情浸染了生命的每一根脉管，即使是有透骨寒意，也就这样在阅读的惬意中尽数消散开了。

世间万物皆有味，唯有书香，才是生命永恒的香味。与书为友，生命一天天在书香的濡染中变得厚重耐品。与书为友，书香润心，人不负书，书不负人；如饮美酒，如沐甘霖，为我们洗去岁月风尘。

钟爱书香，不一定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轨迹，但一定能丰富我们的生活，修养我们的心性。当我们浮躁时，坐下来，读一本书，让书卷的淡淡幽香，给我们一个安放心灵的角落和空间，不正是一生中一件最愉快的事吗？



有着青铜质地的军旅赞歌

——评刘笑伟的诗集《岁月青铜》

吴辰

刘笑伟的《岁月青铜》(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)是一部军旅诗集，读者从诗集题目就能看出它的硬度，青铜的绿色，不仅是军装的颜色，而且折射出贯穿古今的民族精神，正如其诗句“1990年，春季如约而至/风沙把昌平的天空打磨如青铜”(《士兵的大堰河》)，军旅生活将诗意、保家卫国的责任感联系起来，并和诗人的生命融合一起，让他的诗歌中有了青铜的质地和底色。

翻开《岁月青铜》，迎面而来的是进行曲一般的旋律。在《未日和：钢铁集结号》中，“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号”出现在每一个诗节的开头，每出现一次，其力度都在不断加强。在整部诗集中，诗人甚少使用长句，而是用短促的诗句还原军旅生活的真实样貌，这种所指明确的诗句像一颗颗出膛的子弹一样直击灵魂，将青铜的底色灌注进每一位读者的生命之中。伴随着这支青铜与岁月交织的进行曲，诗人将军旅生涯的一幕幕呈现给读者，让读者真实体会到这岁月青铜的分量。

在诗集中，军旅生涯中的一草一木

皆可以成为诗人进行曲的序章。例如那块边境线上的石头，“别人看不懂它的含义/只有这个边防部队的人/才能读懂”(《石头上的边境线》)，随之，诗人抽丝剥茧地为读者介绍这块石头以及石头上边境线印记的来历。于是，这小小的一块石头竟有了千钧的重量，而诗歌结尾处质朴的一句“70年了/这条线从没有收缩过/哪怕是一寸一毫”中也有了金石之声，那是青铜划破历史天空的啸鸣。此时此刻，读者在诗人的带领下，不再是那个看不懂石头上边境线含义的“别人”，而成为青铜行列中的一员，和军人们一起守卫着祖国的边境。

作为诗人，刘笑伟擅长带领读者从细微处观察整个军营，在《军营观月》一诗中，诗人先是提醒读者“军营观月，不可忽略”，随后便带领读者感受军营中的月色，从“夜风中渐渐冷却着的炮管”中，“热血在血管里涨潮的声音”里，读者会深切地理解诗人带领他们在军营中观月的目的。军旅生涯中的一草一木，一沙一石都被诗人赋予青铜的品质，他可以借由读者看到的任何一样事物传递军旅的精神，使读者在精神上加

入这支强劲刚健的隊伍。

青铜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，这也是诗集题为“岁月青铜”的深意。想要真正把自己磨炼成一名合格的军人，需要千锤百炼。刘笑伟在他的诗中将这个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肉体上的磨砺不用多说，读者一经阅读，就绝不会忘记那些把雪山当粽子、把雪地当白糖的巡逻战士们(《雪线巡逻》)，不会忘记那孤独且骄傲的老兵(《老兵》)，然而更让人感动的是战士们对自己在精神方面的锻造，那是一个人如何超越自我、成为不朽的过程。

诗人在诗集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“我”，有移防时经历亲人分别如断肠崖虎在剧中重生的士官(《移防之夜》)，有立志将自己打造成像一枚“可以穿透任何坚硬的事物/让对手感到长久的疼痛”的钉子新兵，还有督促新兵苦练军姿的老兵(《拔出军姿来，你就是真军人》)，他们用青铜的精神磨炼自我的意志，正如诗向中所说：“练军姿/就是把纪律/压进青春的枪膛/对着自己的胸口/无情地扣动扳机”。这是一种“快心自食”，是一次浴火重生，是一

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如何成为一个军人的心路历程，也是对“青铜如何炼成”这个问题的回答。

如果说诗集中一首首诗歌是一块块经过锻造的青铜，刘笑伟显然并不想止步于对青铜的锻造，他想要为读者打造一个“铜矿”。在这部诗集中，不只有令人感动的诗歌，更有发人深省的诗论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诗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诗坛的一些问题：沉溺于小我的生活而失却了公众关怀，迷醉在外国诗歌的海洋中而对源自我国文化的精神宝藏视而不见，失去精神向度的追求而在浅薄和空洞的泥淖中曳尾等，不一而足。当然，诗人也毫不避讳他曾经在创作上走的弯路，他回忆称“早些年/这样的诗/我是不屑写的”(《军被，此生最温暖的被子》)，而促使诗人在思想和创作上发生改变的正是这青铜色的岁月。于是，诗人立足新时代，呼唤着能与时代匹配的“大诗”，这是源自中华民族文化的诗，这是向世界无限敞开的诗，这是能够展示中国新时代大国气象和民族精神的诗，而这种诗歌诞生的背后必然离不开岁月和青铜的支撑。